

霍元甲 陈真传

张 深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霍元甲



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末期到民国初年。

天津静海县有两个邻近的村庄，一个叫霍家村，一个叫赵家村。这两个村庄分别住着霍赵两个武林世家，人称“霍家刀，赵家枪”。霍赵两家原来都是“秘宗拳术”的传人，但由于江湖上的门户之见，两家为了争夺正宗而结下怨仇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大校（比武）以分胜负。现在，一年一度的大校就要开始了。

这天清晨，在晨雾缭绕的霍家村村道上，走着一位身着白色长衫，外罩黑色马褂的老人，他虽然拄着拐杖，但却腰直胸挺，脚步如飞，这就是霍家的掌门人霍恩弟。霍恩弟来到村外绿树丛中的一间茅屋前，用拐杖将门推开，屋里两张木板床上睡着他的儿子霍元武和霍元英，老人在门口站了片刻，突然举起拐杖向两张木板床上打去，厉声叫道：“起床，快，快起床！”

霍元武和霍元英从梦中被打醒，见是父亲，也不敢说话，只得赶快穿衣。梳洗完毕，便来到树林中的一块空地上。霍恩弟双手拄着拐杖，威武地站在练武场中间，严厉的目光扫视了一下霍家弟子，声如洪钟地说：“你们知道，今天是初六，离大校的日子不远了，这一年一度的大校，关系到我们霍家能不能立足江湖。我要通过这一年一度的大校，让赵家知道我们霍家的秘宗拳才是正宗！在这段时间里，不准你们到赵家村去，以免人家怀疑我们窥探武功。现在开始练功吧！”

霍恩弟的话音刚落，霍家弟子“唳”地散开。顿时，练武场上响起了“嘿嘿哎哎”的呼喝声。

霍恩弟正威严地观察霍家弟子练功，突然，树丛中一个白影一闪而过，他警觉地厉声喝道：“元甲！”那个白影子正是霍恩弟的四儿子霍元甲，他听到父亲的喝叫声，从树丛中闪出，看一眼父亲那严厉的目光，转身走开了。

霍元甲闷闷不乐地在林中小道上走着。“霍大哥！”突然前面传来一声呼叫。他抬起头，看见迎面走来一个人，原来是好朋友刘振声。霍元甲高兴地叫道：“振声，你押镖回来啦？”“唔！”刘振声应着。霍元甲轻轻地叹了口气：“我真羡慕你，什么地方都可以去。”刘振声却说：“唉，我不过就在附近来来往往罢了，哪象我大伯，他走遍大江南北。”霍元甲敬佩地说：“刘权大伯那么年纪，还能押镖！”刘振声说：“都是我不争气，大伯说，我只能够做一个护院武师，押镖不行。”霍元甲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去跟我大哥练武功呢？”刘振声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他不肯收我，说我笨。”他突然反问霍元甲：“霍大哥，为什么你不练武功呢？”霍元甲说：“我爹说，我从小孱弱，怕我学霍家拳学得不伦不类，丢他的脸。”说着垂下了头。

过了一会儿，霍元甲抬起头，不好意思地对刘振声说：“振声，你回来时见过赵家的人吗？”刘振声突然哈哈地笑了起来：“噢，我知道，你想赵家的姑娘倩男了吧？！”霍元甲的脸腾地红了起来。刘振声笑嘻嘻地说：“去找她吧，她也很想念你。”说着走了。

小道上只有霍元甲一个人了。他沉思了一会，突然急步向赵家村走去。

霍元甲刚到赵家村的练武场边，猛听到一声吆喝：“干什么？想窥探我们的武功吗？把他抓起来！”霍元甲分辩也没有用，他们不由分说，把他当作窥探武功的人抓了起来，扭送去见父亲赵星显。

赵星显是赵家掌门人。他虽已年逾五旬，但雄风犹在。当他看到霍元甲时，冷笑一声，吩咐两个儿子把霍元甲拘留起来，派人通知霍恩弟亲自来领人。

不多会，霍恩弟来到赵家门前，赵星显迎上前去，故意嘲弄地说：“霍兄，真不好意思，有件事要等你来解决，有劳大驾了。”霍恩弟不冷不热地说：“赵兄相请，我怎敢不来？！”

霍恩弟一进大门，赵星显随手作了一个“请”的姿势，突然闪电般地以掌变拳，向霍恩弟拦腰击出。霍恩弟早有戒备，赵星显的拳刚向他的腰眼击来，就被他那有力的手钳住了。赵星显又使出了赵家的绝招鹰爪功，向霍恩弟的面部抓来，霍恩弟马步一蹲，随手一挥，“鹰爪”随即松开。赵星显还不甘心，他见上三路攻不进，便改攻下三路，结果也失败了。两人边打边步入客厅。入座后，赵震北见父亲镇不住霍恩弟，便乘送茶之机，一掌向霍恩弟的面门扫来，霍恩弟站起来，微笑着用左手轻轻一挡，架住了赵震北的手掌，右手却把茶杯接了过来。他讽刺地说：“茶很好，可惜火候不足。”赵震北又气又恼，当霍恩弟要坐回椅子时，他用脚扫开椅子。霍恩弟腾空而起，一个三百六十度的空翻，然后稳稳当当地坐在椅子上，连茶水也没有溅出一点。赵震北又伸过手去，想拽住霍恩弟翘起的二郎腿，霍恩弟却轻轻用脚一勾，赵震北便扑地倒下，他爬起身，羞愧地走了。

这时，赵星显说话了：“霍兄，这次请你来想请教一下，

在武林中，窥探武功的人该当何罪？”霍恩弟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左眼偷看挖左眼，右眼偷看挖右眼。”赵星显冷笑一声又说：“那么，两眼同时偷看呢？”霍恩弟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挖心肝！”赵星显得意地说：“好，爽快，押上来！”

霍元甲被赵家的人押了上来。赵星显挑衅地看着霍恩弟。霍恩弟却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请问，不是武林中的人，能不能用武林的规矩来处治呢？”赵星显感到突然，他疑惑地说：“怎么，他不会武功？”霍恩弟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你我都是一脉相承，你知道，我们这一门派不是身体虚弱的人所能练的。元甲自幼多病，所以我只许他习文，不许他练武。不信你可以试试他。”赵星显大手一挥，大声叫道：“好！来，试试霍少爷的武功！”

赵震南和赵震北听到父亲这一声命令，欢喜若狂地走到霍元甲面前，冷笑着说：“霍四弟，得罪了！”说着，两人左右开弓地向霍元甲打去，打得他前翻后滚，口鼻流血。而他只是左右躲闪，却不还手。在一旁的赵家姑娘赵倩男突然挺身而出，架住两个哥哥说：“大哥，你们都看到了，他不会武功，难道你们想要他的命吗？”可是，赵震南和赵震北哪里肯听？挥拳又向霍元甲打去，赵倩男急了，竟然同两个哥哥对打起来，霍恩弟却泰然自若，许久才说：“赵兄，你现在试过了吧？”赵星显向两个儿子使了个眼色。两人停住了手。赵倩男奔向霍元甲，把他扶起来，轻轻地揩净他嘴角的血迹。

赵星显出人意料地说：“放人！”接着对霍元甲说：“世侄，对不起，他们出手重了些。不过，在大校那天能让你霍家得胜，这也是值得的。”霍恩弟听到赵星显话中有

话，便说：“赵兄，你担心元甲偷了你家的绝招，我就把他留在你这儿吧！等大校以后，我再来接他。”赵星显高兴地说：“好！来人，打扫厢房，招待霍四爷！”

霍恩弟走后，赵星显叫人把霍元甲带下去安歇，吩咐家人好好招待霍元甲，但不准他在赵家自由出入。

晚上，霍元甲在房间闷闷不乐地想着心事，忽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。接着门推开了，走进来的是赵倩男。她激动地凝视着霍元甲。霍元甲在这样的时候看到赵倩男，心情很激动，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原来，霍元甲和赵倩男自幼青梅竹马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可是，因为赵星显早已和他的连襟指腹为婚，将倩男许配给连襟的儿子龙海生。霍元甲也遵父命娶了妻，一对有情人终不能成眷属。

赵倩男走到霍元甲的面前，轻轻地掀开他的衣领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元甲，你的伤怎么样？”霍元甲装作轻松地说：“没什么。”赵倩男却说：“你不用瞒我，大哥出手的份量我是知道的。我现在给你带来了些药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我受苦的。”霍元甲笑了笑说：“可我却是因祸得福。”“为什么？”“这样我可以住在这里住些日子，我们又可以天天见面了。”赵倩男深情地凝视着霍元甲，猛然扑进了他的怀里……

赵倩男走后，赵震南和赵震北来到霍元甲的房间。他们一见到霍元甲，便假惺惺地说：“元甲，现在我们相信你是不会武功的了，我们打算让你回家。”霍元甲感到突然，他怔了一下，半信半疑地说：“你们真的放心让我回去？”赵震北忙说：“是的，我爹也是这个意思。”霍元甲站了起

求，说：“好吧，那就请两位世兄带我去向他老人家辞别。”赵震南阻拦说：“不用了，他老人家已经睡了。你现在就走吧！”霍元甲有点犹豫，赵震南却推着他向门外走去，一直把他推到大门外。霍元甲只好向他们辞别。谁知他刚走几步，猛然听到赵家兄弟大声叫道：“来人哪！霍元甲逃跑了！”接着，他们便冲上来抓住霍元甲，拳脚交加地把他打倒在地。正在这时候，迎面冲过来一彪人马，领头的是霍元甲的母亲和霍元英。原来，霍母知道霍元甲在赵家被毒打后，担心赵家加害于元甲，不顾丈夫的劝阻，和霍元英偷偷带着几个人连夜赶来赵家村，正遇上赵家兄弟毒打霍元甲。霍母和元英又气又急，便带着霍家的人冲了过去。正当他们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，赵星显突然出现了。赵霍两家人马停止了打斗。赵星显看到霍母，十分惊讶地说：“什么事惊动了霍夫人？”霍母盯着赵星显，气愤地说：“什么事？哼，我如果来迟半步，元甲就被你的两个儿子打死了！”赵星显感到唐突，他向赵震南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赵震南说：“爹，霍元甲想逃跑。”霍元甲连忙解释说：“不，刚才两位世兄说要放我回家，可我刚走了几步，他们就……”赵震北打断霍元甲的话：“爹，别听他胡说，如果他不是有意逃跑，为什么有人来接应？”霍母想不到赵家兄弟这么不讲理，她气愤地指着赵震北说：“我是给元甲送药来的，怎么说是接应呢？”赵星显却笑了笑说：“怎么这么凑巧？”霍母觉得现在跟赵家无法解释清楚，便对霍元英说：“元英，不用跟他们解释了，我们走！”霍母刚要上前搀扶元甲回家，谁知赵星显喊道：“慢着！我已经答应霍恩弟留下世侄，如果你要领人，就等大校那一天吧！”霍元甲看到如果

现在自己要回去，必然会引起赵家更深的怀疑，加深两家的矛盾，便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刚才那是误会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还是留在赵家好一些。”霍母很不放心儿子留下，但她也知道要儿子回去是很困难的，于是便对赵星显说：“那好吧，我同意让元甲留下。但你听着，如果大校那天我发现元甲少根头发，我就要把赵家铲为平地！”

大校的日子终于来到了。校场就设在赵家村和霍家村中间的一个练武场上。现在，校场已经布置好了，场地的一边摆着一张古色古香的案台，上面放着一只香炉。霍赵两家的人马肃穆地站立在校场两边。霍家这边为首的霍恩弟和霍母，接下去是霍元武和霍元英，还有霍元甲的妻子云英等人。赵家那边是赵星显、赵震南、赵震北、赵倩男等人，霍元甲则被夹在赵震南和赵震北中间。

按照传统的规矩进行了仪式以后，公证人站在香案前说道：“你们霍赵两家同为一门派，通过这一年一度的大校，共同切磋武艺，这是一件好事，希望你们点到即上。现在开始，霍元英对赵震北！”

霍元英束了束腰带，准备出列。霍母在一旁叮嘱道：“元英，小心点！”霍元英点了点头，向校场的中央走去。赵震北也来到了校场中央，两人相对而视。校场上响起了激烈的鼓声。霍元英和赵震北各自拉开了格斗的架式。随着鼓声，一对初生小虎开始了激烈的搏斗。十几个回合之后，赵震北看见霍元英有些气喘，便使出了赵家拳的鹰爪绝招，霍元英一时抵挡不住，被打翻在地。公证人立即高声宣布：“第一局，赵家胜！”

第二局是霍家刀对赵家枪，由霍元武对赵震南。霍恩弟

把祖传宝刀递给霍元武时，严肃地说：“元武，我们霍家刀可是从来没有输过的啊！”霍元武郑重地接过宝刀，说：“元武一定不会辱没霍家的名声！”

鼓声又响了起来。霍元武提着宝刀，赵震南扛着枪同时走到校场中央。两人站定之后，赵震南轻蔑地说：“霍世兄，今天又可以领教你们霍家刀了！”霍元武也不示弱地说：“我也想见识一下你们的赵家枪。”话音刚落，只见霍元武的大刀寒光一闪，直向赵震南劈来，赵震南举枪挡住，两人刀来枪往地拚杀起来。正打得难分难解之际，突然长空传来一声嘶叫，一道白光在霍元武和赵震南面前一闪，两人同时被打出几丈远，校场上的人也全都惊呆了。只见校场中间神气般地出现了一位白发白须白衣白裤的独臂老人。他看了一眼惊魂未定的霍元武和赵震南两人，仰天长笑了起来。

霍恩弟被这突如其来的独臂老人震怒了，他走上前去，愤怒地指着老人说：“今天是我们霍赵两家大校，阁下冒然出手，这是什么意思！？”独臂老人摆弄着白胡子，傲慢地说：“没什么意思，只不过见到你们的什么‘秘宗拳’，总觉得不顺眼，想指点一下罢了。”霍恩弟简直被气昏了，喝问道：“你……到底是什么人？”独臂老人又是一阵仰天长笑：“我叫程天啸，十五年前领教过你们的什么‘秘宗拳’，嘿，谁知今天看来，竟是这么不堪一击！”赵星显紧张地问道：“你指的是霍家拳还是赵家拳？”独臂老人笑着说：“都是一回事。”霍恩弟再也忍受不住了，他高声喝道：“好呀，今天再叫你知道我‘秘宗拳’的厉害！”说着便扑向老人。独臂老人沉着应接，只几个回合，便破了霍恩弟的几个绝招。霍恩弟急了，连忙使出最后一招锁喉，只见一双强有



力的手直向老人的咽喉插去。而老人并不惊慌，他轻展独臂，轻轻一勾，便将霍恩弟的手压住了。这边的赵星显看见霍恩弟快败下阵来，呐喊着冲入阵内，直扑独臂老人。而独臂老人越战越勇，前扫后勾，一人对打两人。突然，独臂变出双臂，三下两下便把两位赫赫有名的“秘宗”权威打倒在地。众人哗然了，霍赵两家的人同时冲进场内，各自扶起自己的老人。

霍元甲趁着混乱之际跑到父亲的身边，急切地问道：“爹，你怎么样？”霍恩弟沮丧地说：“好一个独臂老人！想不到祖传‘秘宗拳’毁于我的手上，我们霍赵两家的声誉毁于一旦！”

霍元甲看了一眼傲慢地微笑着的老人，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勇气，他霍地站起来，说：“爹，让我上吧！”这一声看来很平常的话语，竟然象一个晴空霹雳，把众人全都惊呆了。

霍元甲挺身迎战独臂老人，这使霍恩弟感到意外，他不相信从未习过武功的儿子能打得过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。可是，还没等他劝阻，霍元甲已经走进了校场。

独臂老人看到霍家出来迎战他的竟是一个文弱书生，他根本不把霍元甲放在眼里。突然，霍元甲象旋风般地向他卷来，这使他大吃一惊。他觉得这个年轻人身手不凡，于是摆开了架势，认真迎战。谁知霍元甲却象一只出山的猛虎，不断向他逼来，打得他节节后退。突然，老人“嘿”地高叫一声，使出了“鱼跃冲击”的绝招，整个身体腾空而起，凶猛地向霍元甲冲来。霍元甲却不慌不忙，瞅准时机，等老人冲到跟前时，他顺势向后再一翻，老人擦胸而过。独臂老人看到霍元甲破了自己的绝招，有些心慌意乱，不意露出了一个破

统，霍元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双掌猛向老人的前胸击去，就听“啊”的一声惨叫，独臂老人顿时倒在地上。

独臂老人的徒弟陈真看到师父被打倒，高喊一声：“师父——”冲开人群，跑进校场把师父抱起来。独臂老人一只手捂住胸口，另一只手指着霍元甲，无力地说：“想……想不到霍家竟有这样一个武艺高超的人……不过，你……你使的拳法虽拳形相似，但身法不同，绝不是霍家拳……”

霍元甲打倒了独臂老人，大出霍赵两家人的意外。这一场大校没有结果就散了。

回到霍府，霍恩弟把霍元甲叫到厅堂上，他要霍元甲解释，是怎样学会武功的。霍元甲看到自己的秘密已经暴露，于是说：“爹，你一直认为我长得孱弱，不准我学霍家拳。但是，我从小爱好武功，当你每天在教哥哥们练习霍家拳的时候，我就躲在树上偷看，晚上就在屋里偷练。”霍恩弟看到儿子偷看练艺能练出如此绝技，虽有几分高兴，但他却问：“那么，你练的是霍家拳吗？”霍元甲想了一想说：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拳。我从来没有得到爹的口传身授，我虽然偷看爹练拳，但我学的却不是霍家拳。就象当年张三丰看到蛇鹤相争，而创造出太极拳，难道他师承的门派会是蛇鹤吗？”霍元甲这一番独特见解，却激怒了门派之见极深的霍恩弟，他认为霍元甲是对“秘宗拳”的背叛，一气之下，叫人把霍元甲关了起来。

霍元甲被父亲关起来后，虽然似乎在安然自得地看书，心里却很不平静：父亲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承认学的是霍家拳呢？难道武术永远应该师承门派，而不应该革新突破吗？正在这时候，母亲走了进来，她疼爱地抚摸着儿子的头说：

“孩子，你就向爹认个错吧，就说你学的是霍家拳，让他消消气。”霍元甲却固执而坚决地说：“我学的真不是霍家拳嘛！我只不过是受到霍家拳的启发。当时，我也没有想到这能打败独臂老人，只是我看到爹……”霍母看到儿子自学武功并一鸣惊人，自然十分高兴，于是说：“你打倒独臂老人的那一招精彩极了。可是，你能说说那叫什么招式吗？”霍元甲垂下了头，说：“我自己也不知道。”霍母鼓励儿子说：“不知道？那么，你就按照自己的想法练下去。你爹那边，我会跟他说的。”

霍母走后，大门外猛然传来一阵高喊：“霍元甲，你出来，你打死了我的师父，我一定要为他报仇！”

二

在霍府门前高声喊叫的是独臂老人的徒弟陈真。

原来，独臂老人被霍元甲打倒以后，陈真把他扶进树林里，已经不能动弹。他躺在地上，口吐粗气，伤心地说：“秘宗三十六，艺成天下行。我这条手臂就是丢在霍家拳手里的。如今，我破了他的‘秘宗拳’，却又出了个霍元甲，他用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拳……”老人说着，突然立地而起，一面挥拳踢脚，一面大声叫喊：“霍元甲，我一定再和你比个高低……”说着扑地又倒在地下。陈真扑过去，把老人抱在怀里。他看到老人口吐鲜血，真是心痛欲绝啊！陈真从小父母双亡，是独臂老人收养了他，并教给他武功，他一直把老人当作亲生父亲，两人相依为命，现在，他看到老人被霍元甲打成这个样子，怎能不心痛呢？他咬牙切齿地对老人说：

“师父，你如果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定替你报仇！”老人半睁开眼睛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不……陈真，你要记住，万一……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你……你千万别去找霍元甲报仇……凭你现在的功夫，再练十年，也不是他……他的对手啊！……”老人说着，渐渐地闭上了眼睛。陈真摇着老人的身躯，大声哭喊着：“师父——”可是，老人再也没有睁开眼睛。陈真怒目圆瞪，狠狠地说：“霍元甲！我一定要杀死你！”

陈真掩埋师父后，来到了街上，走进一间棺材铺。冷冷清清的棺材铺里摆着几副棺材。店老板看到走进来的陈真，脸上堆着笑迎了上去。陈真站在老板的面前，捧着钱的手举到老板的面前，说：“你认识霍家的四少爷霍元甲吗？”老板点着头说：“认识，认识。”陈真把手里的钱往柜台上一扔，说：“给我准备一套寿衣，一副棺材，按霍四少爷的身材做。马上给我送到霍家门前！”老板有点疑惑，但他看到陈真眼露凶光，满脸杀气，不敢怠慢，连忙说：“是，是。”

当陈真带着棺材来到霍家门前，高叫霍元甲出来时，正遇上赵家的赵震南和赵震北也到霍家要求重新比武。霍恩弟和儿子霍元武、霍元英来到门前，看到门口摆着一副棺材，十分诧异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陈真往霍恩弟面前一站说：“霍元甲杀了我师父，我来找他报仇！”霍恩弟一听十分气愤，说：“你师父不来捣乱，就不会出这种事。这是他自作自受！”霍元武也走到陈真面前说：“大家都是武林中的人，你应该明白，比武场上难免有伤亡。你师父出了事，我们也很难过。我们负责料理你师父的后事，请你不要再闹

了。”陈真哪里肯依？他高声骂道：“照你这么说就没事了？叫霍元甲出来，让我杀了他，我也送他一副棺材吧！”说着便冲了上去。霍元武和霍元英将他挡住，三人在门前打了起来。陈真哪是霍元武和霍元英的对手？只三个回合，就被反绑住了双手，他拼命地挣扎着。霍元英气愤地说：“爹，我们把他送进官府去！”霍恩弟却宽宏大量地说：“这位兄弟，我念你有亡师之痛，这次就算原谅了，下一次不许你再来我霍家闹事！放了他吧。”陈真愤愤地说：“你们告诉霍元甲，我早晚要找他算帐的。”

陈真走后，赵震南和赵震北向霍恩弟递上父亲的拜帖说：“霍世伯，那天大校没有顺利进行，家父的意思，是不是再定个日子比一下！”赵震南接着说：“霍世伯，你原说霍元甲从未习武，那么，大校那天的事却是有目共睹的。家父希望你能解释一下。”霍恩弟愕然了一下说：“比武的事，等定了日子，我通知你们。至于元甲的事，我想会说清楚的。”说着转身走进了大门。

霍元甲打败了独臂老人以后，赵倩男又喜又愁。喜的是想不到从未习过武的霍元甲却身怀绝技，一鸣惊人；愁的是霍元甲又回到了霍家，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。这一天，赵倩男正在想着心事，忽然丫环小翠来叫她，说是父亲请她到客厅去。

赵倩男来到中厅，见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在场，父亲脸有喜色，手里拿着一封信，微笑着对走进来的女儿说：“倩男，你来看，这是北京龙家派人送来的信，是谈你的婚事的。唉，女大留不住了，我也舍不得你出嫁。可是，能看到你找到个好归宿，我也放心了。你一向在家很任性，希望你嫁到